

DOI:10.12154/j.qbzlgz.2025.01.005

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成因及规避策略研究*

王渊洁^{1,2,3} 王 秉^{1,2,3}¹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长沙 410083;²中南大学安全理论创新与促进研究中心 长沙 410083;³中南大学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 长沙 410083)

摘要: [目的/意义]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是情报工作失败的重要原因,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成因及规避策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方法/过程]首先,论述数智时代对情报工作的影响,并提出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其次,从多层次分析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成因。最后,构建并解析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规避策略体系。[结果/结论]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成因主要包括情报主体、情报技术和情报环境3个层面的诸多因素。针对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成因,提出10条情报失误规避策略。

关键词: 情报失误 成因分析 规避策略 数智时代

Research on the Causes and Avoidance Strategies of Intelligence Failure in the Data-intelligence Era

Wang Yuanjie^{1,2,3} Wang Bing^{1,2,3}¹School of Resources & Safety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²Safety & Security Theory Innovation and Promotion Center (STIPC),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³Safety & Security Science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Center,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telligence Failure (IF) in the data-intelligence era i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or to the failure of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causes and avoidance strategies of IF in the data-intelligence era. [Method/process] Firstly, the influence of the data-intelligence era on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was discussed and IF in the data-intelligence era was presented. Secondly, the causes of IF in the data-intelligence era were analyzed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Finally, a system of avoidance strategies for IF in the data-intelligence era was constructed and analyzed.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uses of IF in the data-intelligence era mainly involve various factors at three levels: IF subjects, IF technologies and IF environments. In response to the causes of IF in the data-intelligence era, ten avoidance strategies for IF are proposed.

Keywords: intelligence failure cause analysis avoidance strategy data-intelligence era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研究基地(教育舆情与风险防控研究基地)课题“数智赋能教育舆情风险智能精准防范化解体系和能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XJK24AJD020)、中南大学“高端智库”项目“数智赋能国家安全风险智能精准防范化解的机制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4znzk01)的研究成果之一。

在当下数智时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发展迅速,各类数据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趋势,情报愈发凸显其重要价值^[1-2]。但同时,日渐庞大的数据体量也在不断增加情报在搜集、分析、生产和应用等方面的难度,不可避免地引发情报失误。情报失误是情报界长久以来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近年来,随着情报失误理论体系的不断深化,目前已形成“军事领域为主,多个领域融合”的研究现状^[3]。然而,从研究视角看,当前结合数智时代特征来探讨情报失误的研究非常少见,仅李成远和石一诺^[4]从大数据视角下分析了公安情报分析失误的表现及原因,以及王静雅等^[5]讨论了信息时代情报迷雾的成因和对策。可见,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成因及规避策略研究仍非常缺乏。

因此,本文认为以下议题具有一定的研究空间:(1)目前情报失误研究尚未结合数智时代背景,未能反映数智时代对情报工作的影响;(2)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概念与内涵等基本问题尚未明确;(3)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成因及规避策略尚未得到系统性的分析与归纳。鉴于此,本文基于数智时代背景,结合情报失误理论,对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内涵展开剖析,从情报主体、情报技术和情报环境3个层面分析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成因,并探讨相关规避策略。

1 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内涵剖析

1.1 数智时代对情报工作的影响

在数智时代,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与数据体量的激增,情报工作在方法技术、组织架构和 workflows 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对于情报工作而言,数智时代带来的影响是全局性和根本性的,而面向情报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从纷繁复杂的海量数据中提炼生产出情报产

品,是数智时代情报工作应重点关注的内容^[6]。因此,数智时代对情报工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数据层面,具体分析如表1所示。

1.2 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

情报失误最早起源于国家安全与军事战争领域,由于研究视角和情报价值观的不同,情报界对情报失误概念的界定也产生了不同见解^[8]。本文结合已有观点^[9],将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理解为:由于一种或多种数智方面因素的作用,导致情报在收集、分析、传达和使用过程中发生失效,进而造成经济损失、战役失败或政治摩擦等重大负面影响的现象。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本质上是由数智方面的因素引发情报发生失效的不良现象,其表现形式包括情报超载、情报匮乏和情报失真(见下页表2),成因涉及情报主体、情报技术和情报环境3个层面的诸多因素。

2 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成因分析

数智时代在给情报工作带来巨大变革的同时,也会对情报工作的各个层面产生一定影响。因此,从多层面探讨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成因无疑是研究情报失误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以往情报失误研究,结合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内涵,构建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致因模型。如图1所示(见下页),数智时代对情报工作的影响致使情报主体、情报技术和情报环境3个层面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最终引发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

2.1 情报主体层面的成因

从情报主体层面看,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成因包括情报主体的因果思维被相关思维取代、情报主体被数据主导和情报主体对数据产生依赖3方面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表1 数智时代对情报工作的影响

序号	影响内容	具体解释
1	数据的体量激增	在数智时代,情报部门能够接触和处理的数据体量呈指数级增长,情报工作也需要数据的驱动与支持。在海量数据中,除了情报工作真正所需的数据之外,相关度低的、虚假的和大量重复的数据同样充斥其中,使得整个数据环境庞博繁杂,情报搜集的难度增大 ^[7] 。
2	数据的来源扩展	以电子文本与非文本资源为主的动态数据逐步成为数智时代的主流,如通信设备在线生成的实时数据和网络上的开源数据等,都使得数据来源变得无比丰富。面对更多的数据来源,情报部门往往难以对某方面的数据做到穷尽式搜集,易导致所获情报具有片面性,无法全面反映实际问题的真实面貌。
3	数据的类型多样	在数智时代,多源数据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数据类型的多样化,多样化的数据类型为情报分析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和维度。除了传统的文本数据外,视频、音频和地理位置信息等非结构化数据的体量较大,形式复杂且增长速度较快,非结构化数据所占的比例已远大于结构化数据,但非结构化数据的挖掘和处理难度却远高于结构化数据,这使得情报工作中对数据的分析处理将比以往更加困难。
4	数据泄露的风险增加	随着数据体量激增和流动性增强,数据泄露的风险也随之增加。黑客攻击、内部人员泄露和系统漏洞等都可能造成敏感数据的泄露,可能对国家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造成重大损失。
5	数据存储的难度加大	对于大规模具有高速性、多样性和大体量等特点的数据,数据的存储常常使用云存储等安全可靠的存储工具。持续增长的数据会对存储设备、电力和空间等提出更高要求,同时也不断增加情报工作的成本。
6	数据处理的技术更新	随着数据体量激增和类型多样化,需要更复杂的算法和模型来进行有效的数据分析。复杂的算法和模型会增加情报分析的难度和成本,同时也可能导致分析结果的不稳定和不准确。此外,情报部门需要不断跟进新的数智技术,以确保数据处理和分析的效率和准确性,但技术更新换代的压力会导致情报部门在技术和人才方面的投入增加,同时也可能使情报部门面临技术落后和人才流失的风险。

表2 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表现形式

序号	表现形式	具体解释	举例
1	情报超载	情报超载是指数智环境下所存在的情报总量远高于个体或组织所能承受的阈值,导致个体或组织对情报的反应速度、处理能力和应用能力等严重失衡,从而降低情报的利用率。情报超载的主要原因是数智技术的发展使得情报部门能够收集和存储海量数据,并能利用自动化分析工具加快情报处理的速度,但当这些数据的体量远超过情报处理和分析的能力,以及这些工具产生的情报产品远超实际的需求量时,情报供给呈现饱和状态,情报出现超载态势,导致情报用户难以分辨出哪些是关键的、有价值的情报产品,从而无法充分利用情报的价值,造成情报失误。	例如,社交媒体平台每天产生数以亿计的用户数据,倘若情报部门试图分析所有相关数据以获取有价值的情报,就可能因为数据量过大而陷入情报超载的困境。
2	情报匮乏	情报匮乏是指数智环境下所存在的情报总量无法满足个体或组织的需求,个体或组织在面临决策时无法得到情报的支持,进而影响工作效率。情报匮乏的主要原因是数智时代存在大量低质量且无关紧要的数据,真正的有价值情报容易被淹没在无用数据中,同时个性化推荐算法可以根据情报用户的需求和兴趣提供定制化的情报服务,不当的算法或有误的数据就可能导致推荐结果不符合情报用户实际需求,情报用户难以获取真正有价值的情报,造成情报失误。	例如,在情报收集和分析过程中,过度依赖个性化推荐算法来筛选和过滤数据,会导致情报人员忽视某些重要的、但与算法预设偏好不符的情报,而真正的价值情报却依旧匮乏。
3	情报失真	情报失真是指在数智环境下,情报在生产过程中过量掺杂环境中的“噪音”(经典的“信号-噪音”理论认为信号中总是会夹杂着噪音 ^[9]),导致个体或组织获取到有误的情报,影响认知与判断。在数智时代,“噪音”表示数智方面影响情报产品质量的各种内外干扰因素,包括虚假数据、算法偏见、网络波动和设备故障等。情报失真的主要原因是在情报工作流程中,“噪音”降低了情报的质量、准确性和可靠性,导致情报模糊、失真且“信噪并存”,进而造成情报失误。	例如,机器学习算法在处理数据时可能会受到训练数据中的偏见影响,从而导致经过数据分析而生产出的情报出现失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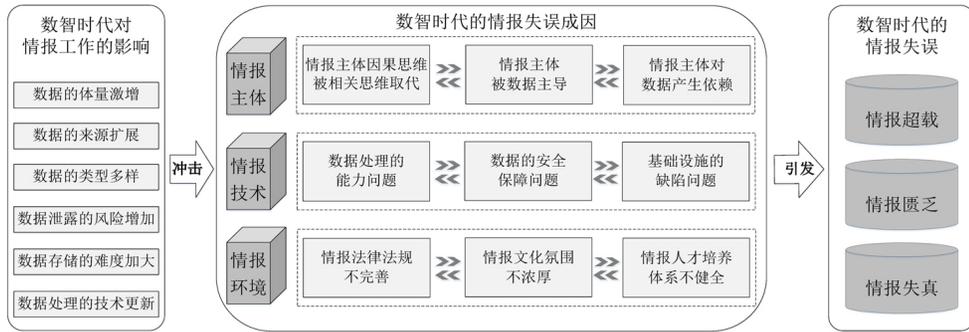


图1 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成因模型

体提出问题。没有意义的数据易引导情报主体提出没有价值、不值得分析的问题,而问题一旦失去意义,情报工作便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其次,数据会干扰情报主体获取情报。大数据环境本质上也是大

(1)情报主体的因果思维被相关思维取代。在数智时代,情报主体可通过数智技术挖掘分析海量无关联的数据,并寻找其背后的相关性,进而获取情报。因此,情报主体容易舍弃对因果关系的关注,只注重相关关系,更关心“是什么”,而不去了解“为什么”^[10]。然而,相关思维看似能协助情报主体获取情报,但实际上,不论情报质量高低与否,机械地用相关思维取代因果思维本身就是数智时代下情报失误的典型表现。一方面,在数据量不足或相关关系不明确时,盲目依赖相关思维会导致情报主体陷入思维误区并获取错误情报。另一方面,相较于相关关系,因果关系才是客观世界中最本质的关系,仅从功利或实用的角度回答“是什么”是不够的,更需要从科学的角度探索“为什么”^[11]。简言之,数智时代的到来与海量数据的出现会对情报主体的思维方式产生冲击,容易导致其盲目依赖相关思维并在情报工作中出现情报失误。

(2)情报主体被数据主导。情报工作的开展受情报主体的认知影响,情报主体在情报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数智时代,情报主体更容易受到数据干扰,进而引发情报失误。首先,数据会影响情报主

体提出问题。没有意义的数据的增长速度与数据体量都远超所需数据,情报主体不得不在海量数据中持续挖掘,最终陷入“数据泥潭”。此外,数据会影响情报主体得出正确结论。情报主体往往依靠数据的分析结果得出相关情报,但数据的分析结果难免存在误差或与实际情况不符,这会影响情报主体对价值和意义的理解,导致结论冲突,引发情报失误^[11]。

(3)情报主体对数据产生依赖。在数智时代,情报主体会具有“数据是万能的”“数据代表一切”等认知偏差。首先,受传统情报思维影响,情报主体十分重视数据收集。数智时代使得情报主体有能力收集足够多的数据,实现全样本分析,但情报主体分析数据的能力是有限的,大体量的数据会给情报主体带来过大压力,并耗费更多成本,造成数据“易搜集,难分析”的情况^[12]。其次,情报主体会过于强调数据的作用,认为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必然正确,但数据在搜集和处理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各种问题(如类型不一和数据虚假等),必然会影响情报的质量,导致情报失误。此外,除数据外的其他内容在情报生产中同样也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情报主体对数据的依赖性,会自然而然

地忽略掉部分有价值的内容,也会引发情报失误。例如,在2023年10月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行动中,以色列情报部门在战术层面出现情报失误,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过于依赖通过数据获得的技术情报,却忽略了人力情报,最终导致出现严重的情报失误^[12]。

2.2 情报技术层面的成因

从情报技术层面看,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成因包括数据处理的能力问题、数据的安全保障问题和基础设施的缺陷问题3方面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1)数据处理的能力问题。在数智时代,情报工作对数据的处理技术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数据体量持续增长,非结构化数据占比增大,情报工作需要快速、高效和科学地处理海量数据,进而获得具有价值的情报。然而,当前的数据处理能力却难以完全满足情报工作需求。另一方面,数据处理过程不完全都是技术问题,数据处理能力的提高不仅仅需要数据科学的知识,同时需要关联计算机科学、情报学和数学等学科内容,而当前大规模数据处理仍面临无法使多学科专家、技术人员协同分析的困境,易造成情报失误。

(2)数据的安全保障问题。数据平台一般拥有海量的数据资源,是具有高价值的目标,容易遭受持续性的威胁和攻击。例如,攻击者可通过长久潜伏、深入隐蔽和无痕渗透等方式,绕开各种传统安全监测防控措施,窃取数据平台的相关资料 and 重要情报,造成情报失误。同时,数智时代下万物互联,数据平台的接入点大量增加(如各种智能穿戴设备),接入边界变得越发模糊^[13],这导致数据平台被攻破的入口增加,情报工作受到的威胁增大。此外,数据储存的物理安全同样对数据的多副本和容灾机制提出更高要求,数据的物理安全若不及时更新升级和加以防护,同样也会导致情报失误的风险增大。例如,2023年10月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时,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监控系统传输信号的信号塔、监视摄像头和传感器等设备与建筑,破坏了以色列前线与后方的情报交流,导致以色列情报失误^[12]。

(3)基础设施的缺陷问题。对数智时代的情报工作而言,与数据获取、存储和分析等相关的基础设施本身的缺陷也是引起情报失误的重要原因^[13]。例如,监测设备、传感设备和数据存储器等基础设施因老化、超负荷运行或没有更新升级而出现故障,导致关键的数据缺失。同时,数智技术的应用对基础设施要求较高,落后的基础设施会影响处理数据的效率和最终的处理结果。可见,情报工作的基础设施具有不确定因素,基础设施一旦出

现故障,诸多情报工作就无法继续进行,以往正常的情报工作会出现紊乱乃至中断,造成情报失误。

2.3 情报环境层面的成因

从情报环境层面看,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成因包括情报法律法规不完善、情报文化氛围不浓厚和情报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3方面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1)情报法律法规不完善。数智时代对情报相关法律法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数据权责方面。一方面,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数据的拥有权、使用权和控制权等责任主体尚不明确,各组织将数据作为“私有资产”,在数据开放共享上设置重重障碍^[14],导致数据割裂的现象普遍存在,情报获取难度增大,情报失误极易发生。另一方面,数据的隐私与情报的获取具有一定冲突性。情报部门为获取情报,常常需要从各个途径收集数据,其中就包括私人数据。若将个人隐私置于首位,则所获数据一定程度会存在缺失,在情报生产过程中就容易出现情报失误;若将情报置于首位,则个人隐私将产生泄露风险,情报部门甚至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总之,情报部门在收集大量数据的过程中一旦缺少完善的法律法规支持,则会使其陷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现实困境,情报失误便易发生。

(2)情报文化氛围不浓厚。数智时代已深刻影响到情报工作的文化氛围,主要表现在数据驱动文化和数据共享文化两方面^[14]。数据驱动文化是一种工作环境,其通过强有力的数据证明,采用一致的、可重复的方法进行战术和战略决策,受到了各界的广泛认可^[15]。目前,情报部门的数据驱动文化并不浓厚,其仍须改变对数智技术的态度,积极接纳数据驱动文化,否则将无法实现对数据的架构和相关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更无法利用数据来获取更高质量的情报,造成情报失误。数据共享文化表示一种在具有数据保障措施的前提下,符合社会最大利益和最大限度地共享数据信息的文化^[15]。当下,情报部门在数据共享方面仍面临层层障碍,其应当利用数据平台,将数据管理作为贯穿整个数据生命周期的共享职责,并运用一致的数据管理来降低数据访问的障碍^[15],进一步加强数据共享,否则数据割裂问题仍将导致情报失误。例如,在河南省“7·20”特大暴雨灾害郑州京广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中,出现“郑州市城市隧道综合管理养护中心通过监控视频发现隧道引坡段明显堵车,但未及时报告和处置”与“城管、水利部门预警信息只发送给区县(市)防指或相关部门单位,未按预案规定向社会发布”等应急情报协

同失灵的情况^[16-17],数据共享文化十分欠缺。

(3)情报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当下,传统情报人才培养体系难以适应数智时代的情报工作需求,且面临诸多挑战。例如,目前情报人才培养目标仍未从培养面向情报搜集和分析的服务型人才转向培养复合型人才;各个组织培养标准自成体系,缺乏针对性和统一性;培养对象分布不均,仅面向少数人;教育体系侧重于广泛化教育,宽泛而不精练;师资结构简单,仅限于情报学领域;教育手段相对单一化,如课堂授课和课外实习等^[18]。总而言之,在数智时代,技术升级、网络普及、信息共享和理念革新等种种变化给传统情报人才培养带来极大冲击,而人才培养的缺失或不足,必将导致情报工作中的情报失误。

3 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规避策略体系构建

为全面预防和规避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本文针对具体情报失误成因,从情报主体、情报技术和情报环境3个层面提出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规避策略,构建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规避策略体系(见图2),并对其详细解析。

3.1 情报主体层面的情报失误规避策略

情报主体层面的情报失误规避策略是从情报主体的意识、认知和组织结构出发对情报主体提出新要求,包括增强情报主体的新意识、提高情报主体的整体认知水平和优化情报主体的组织结构,具体如下:

第一,增强情报主体的新意识。尽管海量数据为情报工作带来了新的生机,但情报工作不能完全依赖或相信数据。因此,鉴于单一的“数据主导”存在被动性和局限性,数智时代下的情报主体必须将理论与数据并重,树立“理论-

数据”双驱动情报工作意识的树立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其依赖于数智时代情报学基础理论的进步;另一方面,其依赖于数据收集与处理能力的持续提升,以及情报方法体系的丰富与完善。

第二,提高情报主体的整体认知水平。从情报主体的认知层面看,情报失误是情报主体的认知主客体不统一。因此,情报主体应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待情报失误^[9]。具体而言,情报主体既要重视数据的作用,但又不能盲目地、不加选择地相信数据。在需要数据时,情报主体应将数智技术与传统情报方法结合,发挥数据的作用;在不适宜使用数据时,可发挥传统情报手段获取情报。例如,从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情报工作中,可得出“技术情报与人力情报的均衡发展”的启示与教训^[12]。此外,情报主体应运用批判性思维、发散思维与联想思维等思维方法,提高对数智时代的情报工作整体认知水平,避免因情报主体的认知偏差而造成情报失误。

第三,优化情报主体的组织结构。在数智时代,规避情报失误需要关注情报主体的组织结构,一般可采取柔性化和扁平化措施进行优化^[8]。一方面,柔性化能够模糊组织结构的边界,可对临时组建的情报团队实施分布式虚拟管理。另一方面,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压缩了组织层级,缩短了情报一线人员和管理者、决策者之间距离,大大简化了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的沟通程序。例如,针对相关任务组建包括数智技术人员在内的情报团队;尽管存在专业分工,但数智时代的情报任务的解决需要依赖不同专业人员的整体协作,柔性化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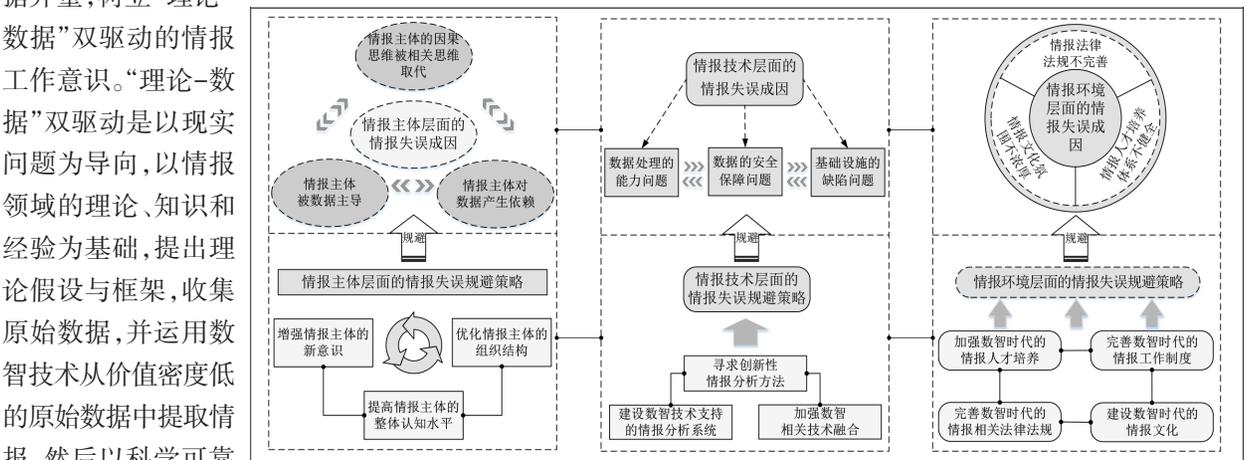


图2 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规避策略体系

理可使得数智技术人员与其他专业人员之间较好地融合,扁平化管理可提升团队应对变化的反应能力,使得团队在数智时代能够快速做出改变,有利于实现团队效能最大化。总而言之,优化情报主体的组织结构,可促进组织内信息交流的运行畅通以及提升组织面对变化时的适应性,防止因组织结构落后而引发情报失误。

3.2 情报技术层面的情报失误规避策略

情报技术层面的情报失误规避策略是从技术方法的层面对情报工作提出新要求,包括建设数智技术支持的情报分析系统、寻求创新性情报分析方法和加强数智相关技术融合,具体如下:

第一,建设数智技术支持的情报分析系统。在数智时代,情报部门要将数智时代的思想理念、高新技术和其他学科成熟尖端的理论技术方法融入情报分析系统的设计、研发和建设当中,对情报分析系统进行全面的升级和更新,形成以情报为核心,以数据信息系统为载体,融合各类数智技术和专家智库,可以实现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和跨时空情报分析的数智技术支持的情报分析系统,为情报人员提供技术支持,从而在技术层面规避情报失误问题。

例如,在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的混合战争背景下,开发识别虚假信息的情报分析系统,发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在信息甄别中的作用,进而增强识别虚假信息的能力,是此次巴以冲突的重要启示^[12]。

第二,寻求创新性情报分析方法。在数智时代,对数据的分析是情报工作的核心内容^[7]。针对海量数据带来的变化,传统情报分析方法需要适应新的时代环境并做出创新。例如,要注重情报分析前的数据清洗等预处理工作,对庞博复杂的数据进行前期处理。同时,由于处理小规模数据的算法在处理海量数据时适应性较差,因此要对传统算法做出适应云计算框架的调整。此外,对数据的解释需要以文本形式输出或电脑终端显示,对此可引入可视化技术来提升情报人员和用户对情报分析认知过程的参与感和对数据分析结果的有效解读^[19],进一步提高情报工作每个环节的效率和质量,进而规避情报失误。

第三,加强数智相关技术融合。情报部门除了充分利用内部资源外,还应积极与互联网公司、科研单位和政府各部门加强沟通,充分学习并运用其数智技术上的优势,展开深度合作,积极应对当前数智时代数据处理的难题。同时,情报部门应联合研发以智能运算模型为核心的便捷化数据挖掘和分析工具,为情报分析提供多方位技术支持^[4]。此外,情报部门要积极

引进情报界以外的有利于情报生产的新兴数智技术,将其科学有效地移植到情报工作中,以此完善情报工作,规避情报失误。

3.3 情报环境层面的情报失误规避策略

情报环境层面的情报失误规避策略是从社会大环境层面对情报工作提出新要求,包括加强数智时代的情报人才培养、完善数智时代的情报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数智时代的情报文化和完善数智时代的情报工作制度,具体如下:

第一,加强数智时代的情报人才培养。首先,数智时代的情报人员不但要精通情报学知识,还必须掌握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等相关学科内容。因此,应在情报专业课程中增加相关课程内容,培养复合型情报人才。其次,在情报相关专业的招录工作中增加对大数据、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专业的人才招录,将其吸收进情报人才队伍,为情报人才队伍提供持续创新发展的动力。最后,应加强情报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建设数智时代独特的情报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出高素质、复合型且具备不同学科背景的情报人才^[20]。

第二,完善数智时代的情报相关法律法规。数智时代使得情报工作得到进一步创新,而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缺乏相应法律法规的问题。完善数智时代的情报相关法律法规可将正常的情报活动与窃取数据、窃取隐私等违法活动区分开来,为开展情报工作提供规范和约束,进而保护情报部门通过正常情报活动所获得的成果,同时也可情报活动创造健康的环境。当然,完善的法律法规也需要强有力的执法作保障,否则就会形同虚设。一般而言,情报工作方面的法治建设途径包括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整、补充和重新阐释,以适应数智时代对情报工作的影响,以及从“数据获取”和“数据保护”两方面入手进行立法工作,对数据收集行为进行规范,确保情报工作环境的安全性和公正性等^[8]。例如,从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色列的情报政治化问题中可以得到警示,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赋予情报部门搜集和分析情报的权力,规范情报工作流程,在程序上避免滥用权力和非法行为发生^[12]。

第三,建设数智时代的情报文化。数智时代的情报文化对情报工作的作用体现在影响情报人员对数据的态度、看法和参与力度等方面。因此,可通过培养情报人员的数智素养与营造情报文化氛围来建设数智时代的情报文化。首先,培养情报人员的数智素养。将数据从科技符号转变为文化符号,让关注和运用数据

变成一种优良习惯,并且把数据当作一种宝贵的情报资源,从价值创造角度思考数据如何与情报工作结合在一起,最终让相关情报人员掌握使用数据、分析数据和管理数据的能力,让所有情报人员都具有一定的数智素养,在情报部门形成情报文化^[14]。其次,情报部门应通过多种方式,营造情报文化氛围。例如,部门领导应发挥带头作用,支持并推动数据应用,以核心领导层为中心起到辐射状的扩散效果,带动情报部门全体人员一同增强数据意识。此外,还可通过设置标语、举办培训等多种方式培育情报文化,营造部门上下一致重视情报文化的氛围^[14]。

第四,完善数智时代的情报工作制度。首先,建立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总结制度。如前文所述,情报失误是情报工作中客观存在的问题。对此,情报部门须建立相应的容错机制,对情报失误进行总结反思,依据规章制度对导致情报失误的相关人员进行问责,并建立案例库,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8]。其次,制定数智时代的情报工作激励制度。情报部门应激励情报人员运用数智技术协助情报工作,促使情报人员在工作中更多关注数智技术,提高情报工作效率。最后,建立数智时代的情报工作绩效评估制度。绩效评估制度是激励的基础,良好的绩效评估制度有利于提升情报人员参与情报工作的积极性。在考核情报人员时,应将情报人员对数据资源与数智技术的转化和利用纳入考核指标的一部分,使得其成为情报人员日常工作内容的一部分。

4 结语

数智时代的到来不仅加速传统情报工作的变革,同时也对情报工作的各个层面产生影响和冲击,极易引发情报失误。因此,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成因及规避策略研究尤为重要。本文以数智时代为背景,结合现有情报失误理论,剖析了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内涵,构建了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致因模型和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规避策略体系,并从情报主体、情报技术和情报环境3个层面详细分析了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成因及规避策略。总体而言,本文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数智时代情报失误的内涵、成因及规避策略等相关基本问题,进一步拓展了情报失误的研究视角,为解决数智时代的情报失误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1] 马费成,李志元.新文科背景下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前景[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46(6):4-15.

- [2] 苏新宁.大数据时代情报学学科崛起之思考[J].情报学报,2018,37(5):451-459.
- [3] 王秉,王渊洁.情报失误研究回顾与展望[J].现代情报,2024,44(3):152-163.
- [4] 李成远,石一诺.大数据视角下的公安情报分析失误问题研究[J].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22(6):111-113.
- [5] 王静雅,申华,沈彦.论信息时代情报迷雾的成因及其应对策略[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3,46(2):35-39.
- [6] 栗琳,孙敏.数据智能技术驱动的情报全流程变革及发展[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43(10):7-12.
- [7] WANG B, WANG Y, YAN F, et al. Safety intelligence toward safety management in a big-data environment: a general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urban safety management[J]. Safety Science, 2022, 154: 105840.
- [8] 江洁.企业情报失察:现状、成因与对策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 [9] WOHLSTETTER R. Pearl Harbor: Warning and Decision[M]. San Francisc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10] MAYER-SCHÖNBERGER V, CUKIER K. 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 [11] 吴承义,唐笑虹.大数据时代国家应急情报面临的变革与挑战[J].情报杂志,2020,39(6):1-6.
- [12] 徐鹏,刘传平.2023年巴以冲突中以色列情报失误问题研究[J].情报杂志,2024,43(6):7-13.
- [13] 李纲,李阳.关于突发事件情报失察的若干探讨[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5,38(7):1-6.
- [14] 王渊洁.安全管理中的安全情报失误机理及规避路径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23.
- [15] 马海群,王英.国家情报工作制度变革的大数据思维[J].科技情报研究,2019,1(1):64-74.
- [16] 国务院灾害调查组.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EB/OL].[2024-12-13].<https://www.mem.gov.cn/gk/sgcc/tbzdsgdcbg/202201/P020220121639049697767.pdf>.
- [17] 雷雨,张桂蓉,王秉,等.应急情报协同失灵模型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2,45(10):90-95.
- [18] 吴林,王秉,吴超.大数据时代安全情报人才培养的思考[J].现代情报,2020,40(10):113-121.
- [19] 蒋卓然.“大数据”时代情报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172(4):73-75.
- [20] 张海涛,张鑫蕊,张春龙,等.新时代“情报学+”数智化人才的培育理路[J].图书情报知识,2024,41(1):58-68.

[作者简介]王渊洁,男,1996年生,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秉,男,1991年生,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24-04-16